

[台湾]玄小佛作品全集

● 迟来的春天系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花神的女儿

Best Wishes For You

尽管时光如流
纵然往事如风
你是我一朵永远的玫瑰
开放在我年轻的心中



玄小佛作品全集

迟来的春天系列

花神的女儿

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达龙

封面设计：嘉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 数据

玄小佛作品全集：迟来的春天系列 / 玄小佛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6

ISBN 7-225-01660-1

I. 玄… II. 玄…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6087 号

玄小佛作品全集

迟来的春天系列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行：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54.75

字数：1,200,000

版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225-01660-1/I·392

定价：7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内容提要

瓣瓣，蕊蕊，朵朵是三朵姐妹花，
乖巧，孝顺。

他们的父亲，一个花农，却是一个
封建保守、不近人情的老人，一直为死
去的小儿子耿耿于怀，对三个女儿诸多
指责，横加干涉。

围绕着瓣瓣与罗浩言，蕊蕊与纪
勇，朵朵与丁凡夫，以及父女间所发生
的矛盾冲突，你将会看到，有情人如何
终成眷属，父女间如何冰释前嫌。

人世间最真的一切，你都会在这里
找到……

序

阡陌

早在数年前向青少年书友介绍席绢作品时我就提起过玄小佛这个名字，那时我把她列入台湾爱情小说四大名旦之一。

如今玄小佛成了上海的媳妇，再把她归入台湾爱情小说四大名旦。似乎有些见外了，但的确玄小佛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处女作发表于台湾成名于台湾又封笔于台湾，因此，即使成了“阿拉上海人”她也还一样是台湾爱情小说四大名旦之一。

玄小佛本名何隆生，祖籍江西省、出生在基隆，何自然是父姓，在基隆所生，所以叫隆生，至于何以起笔名玄小佛，是因为亲人信玄学、礼佛吃斋？还是她自身有过这一类渊源。不容而知，但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于东楼先生说过：“玄小佛的笔名，影响了她的一生，小佛两字太重，大佛小佛不能乱用，而她恰恰用作了笔名，因此一生凝重。重情、重义、重纯真、重梦幻是玄小佛的人生特色，也是她的作品特色。她

的文学事业一度如日中天，曾和琼瑶分庭抗礼过，但终究没有压过琼瑶，不是因为才气阅历，而是因为她总是陷身于爱的漩涡与梦幻之中，如果晚恋几年的话她的文学成就会更高。”

阡陌以为，止因为玄小佛重情重义重纯真重梦幻。浴身于爱河才有连绵不绝的文思，才有时而清新婉约，时而豪情万丈的文气，才有曲折生动的情节，才有不竭的缠绵的爱情故事，才有这三十七部小说，才有成千上万为一个个悲剧而抹尽眼泪，为一出喜剧而尽展笑颜的忠实读者。

大凡写爱情小说，必不可少的是关于爱的体验。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能够写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如果有一天玄小佛自身就是一个在滔滔爱河中畅游过的优秀选手，她自身就上演过无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如果有一天玄小佛愿意公开自己的情史的话。那我想一定是世界最生动的情史之一。

玄小佛十八岁时首出了处女作《白屋之恋》由台湾著名电影导演白景瑞搬止了银幕。

玄小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又是风起时》；

玄小佛的成名作则是《踩在夕阳里》，自《踩在夕阳里》走红。玄小佛声名鹊起，一时佳作连篇涌出，与当时已经红遍南天的琼瑶平分秋色。她的许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因此推动了小说创作和知名度的成长，成为实力派爱情小说的四大名旦之一。

玄小佛的作品总体上是爱情小说一个大类细分又

可以分成二个不同类型。一类是纯情系列，一类是黑白道系列。接近社会问题小说。对于已经出版的三十七部作品，短短的一篇序或前言不可能一一作详细介绍，只能选最具代表性、最具特色的两种作品让读者可以一斑窥全豹。

需要说明的是：阡陌的介绍不过是领大家到了玄关之处，只有大家静心去读，才能窥其堂奥，领其真谛。

《踩在夕阳里》是玄小佛纯情系列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这部作品所叙述的爱情故事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情节生动、起伏跌宕、波澜回旋，可读性极强；二是人物个性鲜明、颇具典型意义；三是生活层面真实感人，透射出情爱哲理。

小说起始如涌泉，哗哗冒泡，自然溢流，继而潺潺缓流，然后不断向前，遇阻则拐弯，遇跌则倾泻，珠飞晶溅，飞风洋洒，汇成奇异景观，再往下，湍湍渐成，轰鸣奔腾，看这部小说如同看一条溪流穿山岭变成大河的全过程。

《踩在夕阳里》起因于女主角沙兰思偷摘楼下人家的木瓜，引起小纠纷，因小纠纷而注意对方，发展下去，楼上楼下一只吊篮互传书信，暗涌款曲，渐渐萌发爱意，小说开头写得令人开心，时常忍俊不禁。而沙兰思在屋中堵住了小偷唐吉，大度而巧妙的处理，使唐吉良知爱启，改邪归正，后来成了全书不可或缺的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运用之妙，不由得你不

佩服玄小佛文思之巧。

小说第二章写出主角乔克尘同沙兰思热恋的情感弯迂，严肃懂事，从不胡来默默栽培爱情之花的乔克尘与骄傲、自信、刁蛮、任性的沙兰思之间充满性格冲突的爱，一开始就打下了悲剧色彩的印记，而玄小佛偏不把它写成悲剧。

第一次爱情危机是在沙兰思看见乔克尘陪同本公司职员陈爱云时，醋的炸弹大爆炸；第二次危机则是风流无状的沙父与沙兰思在电视台相遇，看见父亲与她素来不屑与之为伍的歌星相拥在一起，引发了气恨的炸药包，自尊、自信的火药一起爆发，而沙兰思不加控制地率性所为，不听任何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地冲击自己的恋人，这一切使得乔克尘受到了强烈震动，使双方由热恋的欢乐一下跌入了痛苦之渊。

第一次危机是在谅解和委屈求全中平息的，这个解决过程告诉读者一个爱的原则，即是：如何处理爱的过程中的矛盾，道歉和把握道歉的时机是爱情成功的关键，这可以视之为金科玉律，谅解和委屈求全是维系和巩固爱的关系的最佳粘合剂，刁蛮、任何是爱的大忌，猜疑和妒嫉是爱的大敌。

第二次危机中沙兰思不肯原谅父亲的过失，不肯和解而盲目排斥一切人的劝解，迁怒一切人包括真心相爱的乔克尘，造成了乔克尘重大的心灵伤害，而沙兰思负气出走西欧，而又逾期不回，且不给乔克尘任何音讯，酿成了乔克尘更为巨大的伤痕。失恋后大哭

数天而陷入爱的盲区，麻木地应承一切，在母亲的撮合下与陈爱云有了爱的接触。沙乔之间一对原本美丽的鸳鸯，就此天各地方，令人扼腕，让人为沙兰思的刁蛮、任性和超强得近半愚顽的自尊而黯然神伤。

如果沙乔之间的爱情就此了结，那么这故事以悲剧结尾也可算得上是完整。如果轻轻巧巧地团圆也会流于平常。玄小佛之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善于安排故事。接下来的情节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一个言情故事居然可以安排得如惊险小说一般扣人心弦，让读者为人物命运悬心吊胆，虽不是生死之悬，却也够教人回肠荡气的了。

得知乔克尘与陈爱云要结婚，心中深爱着乔克尘的沙兰思立即从欧洲飞返台北，找到乔克尘，如果她能放下永远要让自尊胜利的愚蠢信念，温婉地投向乔克尘的怀抱，那么一切历史都将改写，然而沙兰思就是沙兰思，她不会认错，即使心是豆腐做的，嘴也像刀子，她以她自己的方式去表达，逼迫乔克尘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婚，与她结婚。

乔克尘认为他是深爱沙兰思的，但办事素来认真的他认为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首先伤害了陈爱云，然后马上再抚平陈爱云的创伤，沙兰思故态复萌，发了一通火后，负气自嫁曹述成，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娶她，小说发展到此可以说是风云突变、再变、又变。真如同夏威夷海边的冲浪者面临的大潮巨澜，一会儿被抬上浪尖，一会儿被打入谷底，那震荡心灵的

天籁之声如轰震五洲的雷霆，撞击着每一个当事人的心。

乔克尘终于战胜了爱海的巨浪，载沉载浮又跃上了浪峰，他决意结束与陈爱云的关系，找回沙兰思，然而命运掌握在玄小佛手中，她不是作寻常的生死关头的描写，“飞马赶到，大呼刀下留人。”挽救这行将最后死亡的爱情，而真的让乔沙之间的爱情走向无可挽回的绝境，等到乔克尘悟透一切，赶到法院时，生米已成熟饭，沙曹二人已经成了法定夫妻，乔克尘跪倒在地欲哭无泪，心尖滴血，眼睁睁看着自己钟爱的人成了他人的堂上妇。玄小佛之高明在于旁出意外之笔，她让乔克尘战胜了自我的心理障碍，战胜了法儒这一性格缺陷，代之以醒悟后的勇猛，去作无畏的拼抢。他终于悟透了想爱、敢爱、会爱这一新时代新的爱情理念。而沙兰思情感历经磨难，终于明白了自己永远要让自尊胜利的自信心，好胜心是自己为自己营造的精神囚笼，她终于走近了真诚。

小说是以沙兰思回到初恋之地为结束的，全书是一出时而令人感慨唏嘘，时而令人会心微笑，带着喜剧情味的正剧。

年轻的玄小佛时年不过二十刚刚出头，却以此精彩绝伦的手笔挑战琼瑶，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她以如此成熟的笔触写出如此动人的爱的心得，更是琼瑶所缺乏的，这决定于他们两人不同的爱史。

《谁敢惹我》是玄小佛作品的另一种类型。小说具有很强的镜头感和视觉冲击力，如读影视剧本，一闭眼有声有影，人物形象动作于眼前，令你挥之不去。

惊呼声……满身是血的杀了人的小妓女……贵妇人夏红尘……时隐时现的目击证人……

夏红尘根据年令特征以及小妓女自报的家世，断定杀人者是自己失散多年一直在寻找的女儿丹丹，接下来的故事围绕着保护弃女和随之出现的陶姓男子以及黑道人物夏红尘、林律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原本看似一个平凡的因果故事，越深入越知不那么简单，直到后半部故事发展到了当紧处，弃女丹丹爱上了林律宗的儿子林凯元，便得林律宗不得不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原来丹丹是他与夏红尘的亲生女儿，她与林凯元是不能结婚的同父异母的兄妹。这一来，问题似乎逆转了。故事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割裂情感的巨大哀痛，然而玄小佛笔下意外迭出，丹丹被绑架，夏红尘护女的强大母爱，驱她舍命与绑架者相捕，这深深感动了丹丹，她说出了真情，原来她不是丹丹，他们与陶雅诚一起设计了这个陷阱，目的是为了把黑道老大林律宗与夏红尘抓起来，绳之以法。因为是他们害死了陶的弟弟、假丹丹的恋人小宗。这一新的视点，把小说带向另一个方向，故事急转直下，变成了黑道人物必杀假丹丹和陶雅诚，而夏红尘又要拼死不让林律宗得逞……小说至此主题立意方真相大

白，原来是一部反毒扫毒，深具积极意义的书，这种题材本身就决定了它的惊险性和可读性。

玄小佛的大部份作品可以归入上述两类，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还将有自己的深刻体会，还将领略她那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文笔，哲理的语言，获得一种莫可名状的享受。

这是我称她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原由。

顺带还要告诉读者一点，玄小佛真作就这三十七部，以后在玄小佛没有宣布再次重出之前，不管再出来什么新作，一概都是假冒，因为玄小佛已经封笔。

1998年12月12日写于羊城华夏

1

这里是一片彩色缤纷的世界。而且，还飘散着躲不开、挥不去的香气，层层地追着你、绕着你。

是个什么地方？

花圃，无边无际的花圃。

在尽头的那端，你会望到好些不规则的矮墙，每一栋矮墙里，都住着靠色彩与香气生活的花圃主人。

许多种花营生的住户中，有一家姓钟。

钟家今天热闹极了，所有识与不识的，全踮着脚，由四面八方涌过来。

钟家出了什么事？

钟家三个女儿回来了，三个在这里生、这里成长的女儿回来了。

但，这些人是来看钟家老三——钟朵朵的。

惊叹、赞美哗啦啦的冲向钟朵朵，到底钟朵朵是干什么的？

♥ 花神的女儿 ♥

钟朵朵是由日本回来的，她是个名气大得令你想像不出的大歌星。

她红于日本，但，整个东南亚，她的名字沸腾于每一个角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厨房里的钟太太，发福的身躯，正为她三个女儿准备童年时她们永不倦腻的菜肴。

“蕊蕊，梅菜扣肉端出去，碗筷摆上。”

钟蕊蕊是钟家二女儿，她柔婉端雅，厨房走进走出，一双手随时等着母亲的吩咐。

“妈，鸡要不要剁？”

“去跟瓣瓣、朵朵聊聊嘛，我忙得过来。”

钟太太一把拍掉钟蕊蕊拿鸡肉的手。

“你们不在，我也没少做出一顿饭，去去去！”

钟蕊蕊总算被母亲赶出厨房了。

客厅里，钟瓣瓣正兴致极浓的插着花。

钟瓣瓣是钟家大女儿。

三个姐妹，每个人差距只有一岁，像楼梯的阶梯一般排下来。

钟瓣瓣二十六岁，钟蕊蕊二十五岁，钟朵朵二十四岁。

“被赶出来了？”

钟瓣瓣对钟蕊蕊笑笑，把一枝万年青倾斜的插到白菊后面。

“难得回来一趟，半点忙也帮不上。”

钟蕊蕊扶了扶腰，厨房里走进走出，是有点累。

钟瓣瓣没有接腔，她专心的对付她的插花。她是个做任何事都尽力，非做得完美不可的女孩。

“你们就没有一个出来救我啊？”

像刮进了一阵风，钟朵朵拖了一身耀眼的色彩进来了。

“差点被他们踩死。”

钟瓣瓣抬了抬头。

“怕被踩死就别当大歌星呀。”

钟瓣瓣的插花，终于满意的结束了，她仔细的打量她的妹妹，像研究一桩工作般的打量着。

“愈来愈漂亮了，有一年没看过你了吧？”

“才一年，我跟蕊蕊都二年没见了呢。”

钟朵朵脱掉两双目前流行的金色薄跟鞋，舒适地往那张跟她一块长大的桃木雕花椅上一瘫。

“蕊蕊，赵老兄对你不错吧！我见过的人也不算少，但，像赵老兄那么年轻又有钱的还没几个。”

钟蕊蕊笑笑没说什么，钟瓣瓣倒开口了。

“喊一声姐夫会怎么样？赵老兄、赵老兄的，真难听。”

满不在乎的脸一甩，钟朵朵咬了口从后院摘下来的新鲜蕃石榴。

“瓣瓣，你实在很会穿衣服咧，任何东西一到

你身上，都变成一流的。”

钟蕊蕊静静的在摆碗筷。

钟瓣瓣像个室内设计师，换换茶几位置，移移落地灯，整间客厅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是赞美吗？那谢谢啰。”

“谁跟你客气？两年前，我到马来西亚做秀，赵老兄跟蕊蕊请吃饭，我的经纪人说：没想到蕊蕊比我漂亮，去年到美国表演，你们报社开欢迎会，我那个小日本经纪人，目瞪口呆的说，他总算知道什么叫美人了。”

咔一声，钟朵朵又咬了口蕃石榴。

“喂！瓣瓣，别变魔术了，爸爸的桌椅摆法是有风水依据的，难得回来一趟，你想挨骂吗？”

“你准备当一辈子的青春偶像吗？”

钟瓣瓣吃力的将电视机的方向改了。

“叽叽喳喳，天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像个女人。”

有一张脸硬板的进来了。

他是钟大农，三个漂亮女儿的父亲。

钟朵朵没料错，钟大农硬板的脸，一眼触及客厅家具的更动，瞬间，更是不可妥协地僵化了。

“钟瓣瓣！摆回去！”

猜也不用猜，钟大农就算到移动他家具的凶手了。

“回到这里，你们是客人。”

这句话是说给三个女儿听的。钟大农的威严，数十年未减，三个女儿，包括叽叽喳喳的钟朵朵，都恭敬的立在一旁，动也不敢动。

经过钟朵朵旁边，钟大农厌恶的瞪一眼钟朵朵脱了鞋的脚，吓的钟朵朵丫子死命缩。

总算钟大农离开客厅了，三个人喘了口气。

钟朵朵又第一个抢着说话了。

“客人？他说我们是客人？”

钟蕊蕊过来帮钟瓣瓣将家具还原。

钟瓣瓣深锁着眉心，沉思着，对她的父亲，二十六年来，她一直没办法理解。

“瓣瓣，算了，老人家嘛。”

望了望这个善良到好欺负的大妹，钟瓣瓣又是一阵难过，家里的人，只有她略清楚，她正被鞭打在一桩悲剧的婚姻里。

“我该学学你的好脾气。”

“干嘛呀！看你们俩客气的，真当来做客的啊？”

金鞋又穿上了，钟朵朵摸了把钟蕊蕊的肚子，往后面卧房去。

“争气点，赵老兄是要儿子的，他比我们老爸还恨生出一票女儿来。赶快怀个儿子吧！”

很随意的一句话，可是，却多么的投中核心。

钟瓣瓣留意到钟蕊蕊眼睑下无奈的哀愁，望似淡淡地，但，钟瓣瓣明白，沉淀在钟蕊蕊心中的，